

新诗集结

# 麻雀, 蜻蜓和草

温朝辉

日知書局

二零二一 十二月

## 目录

麻雀，蜻蜓和草 .....	4
湖东 .....	5
跳蛙 .....	6
中秋前后 .....	7
第三日 .....	8
五朔节的覆灭 .....	9
左额，青筋的暴痛 .....	10
五点的草地，幼群 .....	11
蝉死 .....	12
不合时宜的沉思 .....	13
透风的房间 .....	14
又是星期三 .....	15
非人的空间，密闭 .....	16
<b>Mercy</b> .....	17
树上灯 .....	18
清晨 .....	19
流浪在赤色中国的犹太人 .....	20
十二月十六日 .....	21
拱形回廊 .....	22
夜的猛兽与赤色河流 .....	23
晨章 .....	24
夜深 .....	25
连骨肉 .....	26

广漠的荒凉 .....	27
致银杏 .....	28
再写记忆 .....	29
无法忘记 .....	30
无梦的白日梦者 .....	31
十四行的十四行——致冯至 .....	32

## 麻雀，蜻蜓和草

第七日，没有上帝，队伍中的一只麻雀  
落在地上，扰乱了鸟群的序列  
古中国的蜻蜓，款款而翩飞  
停止翕动的翅膀，下坠的尾  
最后是草，根、茎、叶，由黄到绿  
除此之外，似乎没什么值得言语

## 湖东

无影，一横长堤，黄昏  
腐烂光线中的矮山，一个人  
一个断肠人，自诩是第一  
“坠湖山一角，果然清丽”  
是否在行进，在踱步，在摇晃身体  
他不确定，忽然很希望下雨  
也不枉这番踽踽

## 跳蛙

和阳光一般温度的水，飞溅  
半降解的口袋，塑料碎片  
酸性的汗、尿素和一点点沙  
穿白衬衫的女子，重影的形象  
焦虑，对准，忽然出现一只跳蛙  
似乎是土褐的身体，脏兮兮——  
可以断定，没有记忆，又有些像草叶的一晃

## 中秋前后

褥热时的风，中秋节前  
密林生处的月，一丝哽咽  
“齐彭寿夭”的游人，坚毅  
却犹害怕离别，只有不经意  
阳光下的言语，“再见”，故作潇洒  
暴晒中的钢，记忆中发烫  
一触间冷入手指，想起马尔克斯  
“冰在燃烧”，焚尽的是思想

## 第三日

同样的星期三，不同样的空气  
滞重、结尘，或许有一点点瘴厉  
但是，还没有到第三个寒食，万幸  
大约两千里，至黄州——  
如果不下雨；但好像要下雨  
虽然在第三日，像是淡忘了，记忆  
也没有白或黄的花，旗语，耷拉的松柏  
更无警铃响起：  
可总归是沉重，总归是不回避  
预兆中将至的风雨



## 五朔节的覆灭

没有五朔节——你只可能看见  
炭化的黑迹，浸血而乌青的泥土，  
几百年前已钙化的遗骨，“耳语的巫术”  
忽然强烈的体味来自不远的汗腺  
黄色的皮肤和略深的污垢  
未遮蔽且永不会遮蔽的躯体  
禁欲，饮食男女，末梢触电的神经  
白却发暗的鸟羽，群体记忆  
尿素和腥臊和食物残渣的腐臭  
巫，萨满，prophet，神仆，觐  
青铜器，青铜眉骨，粘着沙石  
草木火，热浪，虚化的众仆人  
冷静，狂妄，谦卑，固执，一个死士  
啸叫声盖过火星卜剥，最后，神祇  
玉，或石，晃动；神祇已死  
神祇已死，附赠给凡人鸟兽，生的物资  
繁衍，再生，耗费，丰盈，神祇未死  
“封印快乐，献祭快乐，作为高贵的礼节”  
肢裂王族和祭司，五朔节便覆灭

## 左额，青筋的暴痛

秋立，有可能，左额  
青筋的暴痛，眩目的昏睡  
引以为傲的孤独感，那  
是什么样的感觉？在痴人中  
听痴言，痴语，痴痴地  
敲他们的手指，窗外  
阳光明媚，让人摹画的冲动  
但惊人的一致下，夏，秋，冬  
于是放弃。激情伴随  
焦虑，只能放弃；我们  
怀疑激情本身，乃至  
正午之后，幽黑阴暗的  
我们自己

## 五点的草地，幼群

之前很少看见麻雀，故乡麻雀很少

五点的草地，幼雀一群

遵循一种定式，整齐，但慵懒

方才振翅，又停滞

不再飞翔，转向泥土觅食

## 蝉死

没有情人的情人路，身后  
一棵香樟树，叶尾挂着光影  
地裂声，或不是：胸腔中的  
蝉噪，只是长长的一声，戛然  
枯槁已遍地，时至秋深  
死去的蝉，未死的鸣声

## 不合时宜的沉思

入秋后的降温，封闭空间  
昆虫的翅甲声，敲击我的灵魂  
不能，绝不可能：哲人兼诗人  
疯狂者，偶像坠下的黄昏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当你困居  
在单向度的空间，沉思起  
大地，栖息在大地上的我们

## 透风的房间

透风的房间，难登上的  
高床，已加热的空气  
迅速地逃离，逃离想要忘却的  
过去，以及更必然的未来  
蓝色粗帆布做的外衣  
披上而不会紧，无尾裾的斗篷  
回去，回不去：回忆

## 又是星期三

星期三，我是非我，是  
可耻的生活，黑夜  
加重了罪恶，于是我无定所  
“注定经历永恒的漂泊<sup>+</sup>”

（<sup>+</sup>《旧约》如是说犹太人）

## 非人的空间，密闭

狂啸的狼，来自密西西比  
杀戮空间，非人且密闭  
唱机上的碟片，可以转上一天  
不再被当作人的生活  
三只沉欲的豹，一个忧郁  
来自不确定的过去；或许  
再也没有距离，试图同化一切  
的乱码和“语言”，异化  
拉下神坛的荷马  
等同的庸俗，不再崇高  
人归复于蓬草，不再会思考



## Mercy

床第上垂死的肉体，酒精里的筋腱  
一层层，红与白，像解剖中的无力  
强硬与战栗，童提的眼睑，喘息  
梦见他先祖的肋骨，汗毛尖已通电  
一片空隙，坍塌；一败涂地：  
凭什么？如是我闻，佛陀有言：  
善知识，莫同情天下的欲念  
他们违背了摩西的誓言<sup>+</sup>

(<sup>+</sup> “不要贪恋他人的羊群与妻子。” — 《出埃及记》)

## 树上灯

游走在夜路上的人，树上的灯：  
灯光中的树，在夜一样的黑暗中  
如白昼般，突兀，突兀而槁朽  
可依然在视线之中，泛黄的丛碧  
某种经过抽象的东西，失真的气息

### 外一章：树下人

十一点前的梧桐树，树下  
幽会的情人，在来人面前拘谨  
没有接吻；惊异地听见蝉鸣声  
一阵，竟然又一阵，于是有叹：  
秋天！清晨

## 清晨

清晨，已渐愈的鼻塞，太阳光  
发黄的林木，不知是不是秋深的缘故  
心中的许多事，哑然消失，断裂  
与空白交互；是了，应该是那么个清晨  
一个偶然的发现，比死亡更轻松的去处

## 流浪在赤色中国的犹太人

我是                    +他们是  
流浪在赤色中国上的犹太人  
背负印记和敌意  
和甚于死亡，高于死亡的瘟疫

(<sup>+</sup>空十三格)

## 十二月十六日

像是百余年前高地上一个秋日  
泛蓝的银灰色略作迟疑  
天幕中除去云一片寂静；眼前  
寂静向后退，后退，一直到亘远  
银杏的黄本应突兀，却让人  
忆起多年前读过的沙俄时代那些  
寒冷且金黄的极地天空下，发生的  
小说；似乎不再那么醒目了：  
西南角拔地而起的摩天楼，或野兽  
还有那不同于主光源的，不知  
从哪里闪射出的光亮，让一切都  
如在定格动画中；让残酷与孤独  
掩藏在童真的面罩下，一直到  
回忆激情温存而战栗的顿悟

## 拱形回廊

拱形。回廊。  
无人处，突起的毛囊  
喉结，歇斯底里。  
不表。不语。

## 夜的猛兽与赤色河流

终于有一天，终于，夜的猛兽冲脱了夜的囚笼  
赤色的河流，赤色，河水在夜与星辰下风干  
再迈开一步罢，踏进，夜的猛兽踏进赤色的河流  
流淌罢，流罢，赤色河流奔涌夜的猛兽

## 晨章

冬寒，逼仄弥雾的霜晨  
工地上催魂，电锯声



## 夜深

墙体节律性振动，不流畅的轮轴声

鲠涩，艰冷，噤寒的时辰

当你最终从间隙抽离，脱身

虚空的洞已塌陷，寂静，且沉沉

当呼吸凝结成叹息

灯光下板滞的星尘

橘黄中似乎还剩一丝欢愉

五朔节的暖夜，残余的温存

## 连骨肉

伦勃朗的油彩，堆后  
刚宰杀的公牛，红白相间的  
方才停止滴血，连骨的脊肉  
同样的油彩，同样的堆厚  
甚至是，同样的伦勃朗  
一个女人，肉，与欲望

## 广漠的荒凉

一头困兽，拧碎的枷具，散落一地  
自由，奢侈的恩典，不可期待  
囚笼中的人见了光明，长途奔袭  
消弭在陌生的言语，变形存在

## 致银杏

十二月，午间风，砭骨  
院落银杏，融砺的怨句  
独留拾叶人默不作声  
捏成齏粉前早做扬尘  
另一个十二月，像弥雾的薄暮  
相同轮廓的身影，不同样的离去

## 再写记忆

无事的日暮，幽闭：

再写记忆

踏步声拧紧、想

繁花间的鸟影

花香的阴翳变暗、

更暗，直到山下

碧潭都明亮如镜

眉间的电机！

过去的过去：

一句谚语，不知

是安慰还是怀疑

终于，无法继续，

念在心事如昔

暂别罪恶：忘记

## 无法忘记

四月里的春雨，寒冷  
甚于冬季，台阶上  
瀑布落下，沾湿鞋跟

一个人，两个人，三个  
撑着伞的人，踩在  
发胀的枯叶上

春天的落叶：  
沉默的歌

树梢间的光，白色  
断续成影像  
没有影像，心念着：  
无法忘记的；  
不能再多说

## 无梦的白日梦者

只有在人群中时我才感到孤独  
一个人时我很快活；  
美好，如同甜蜜的回忆：  
仅仅是心底的味道，和沉默  
证人席上的我们，只有答“qui”  
和“non”的权力，但仍要作证  
为了全人类的死亡

# 十四行的十四行

——致冯至

海德堡的冬日，容易黄昏，沉沉——  
街角的人，一个诗人：

“纯粹的”！依然在这焦虑而憔悴  
散发世纪末暮香的土地上，一个声音说  
这是否是共有的心绪呢？

亘古和广阔的大地，中央的梦乡  
一边是日耳曼的血液，另一副华夏肝肠  
有人问：长句短句，抑格扬格，是在低吟吗？  
没有给出回答。但心里想：尼伯龙根的  
指环，血，飞升与死亡——舒曼与浪漫  
可终究是少有人懂。

忽然很想读诗。阴性的，阳性的，  
哑音；无望：语汇的赤贫，更无望：

时冷时热的关系，手边竟无片纸  
不——不应反抗命运，也不当诘骂  
只当默默。但又真只是在默默吗？

唇语，舌语，体尖触动的，震颤  
的灵性。但莱茵河流不出渭水

岸与岸之间只是半指之隔  
半指与永世。应当去觅一位领路者，



不是罗马人，更不要神祇  
一个流放之人，受驱逐的孤魂  
在花岗岩上凿出诗；不！  
不是诗，是带血的生活！不归  
南巡与北游，眼与手，未合上的笔  
也许是唯一的慰藉：再无慰藉  
竟已不敢直视文字：方块字  
超越象征性与符号的房梁  
十四行的十四行，和着尘烟的光